

HOUTHE

厚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王新军◎著



长篇小说

厚街

王新军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厚街 / 王新军著.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469-0395-8

I. ①厚…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4129 号

书 名 厚 街

作 者	王新军
责任编辑	武夫安
责任校对	王峪台
书籍设计	党 红
版式设计	田军辉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0 电话:0991-4690106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395-8
定 价	22.00 元

引 子

很多时候，面前的路——我们已经走上去的路，并非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当中，始终没有人知道终点。

数千年来，无论是谁의思想和哲学，都在印证着一个不断重复的事实——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或者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糟糕了。

这样的想法来自我对一些经典著述的阅读，它们在给了我思想的同时，也给了我思考的启发——我们不同时代的人，很多时候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就像我们不相信轮回，而又无法证明轮回不存在。

然而我们必须要走，就像风必须刮过来一样。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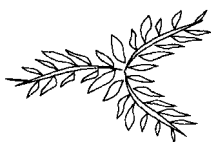
Mu Lu

第一部 尘与土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7
第四章	41
第五章	57
第六章	72
第七章	86
第二部 困与斗	91
第八章	93
第九章	104
第十章	110
第十一章	121
第十二章	132
第十三章	139
第十四章	153
第十五章	165
第十六章	173
尾 声	185

第一部

尘与土





第一章

—

大地从天边汹涌而来，明晃晃的太阳在阔大的天宇间撒了一圈，到了这会儿，已经露出疲惫的模样了。平展展的黑戈壁，正将吸进去的太阳的威力反射回去，远处近处的地面上，金光如箭雨迸溅，目力所及之处，一股股气流噗噗往上蹿。更远处的山坡上，下山风遇着了卷地龙，旋起来一根连天接地的“土柱子”。“土柱子”像是长了腿，生了脚，在崖洼里呼呼游荡了半日，随着太阳偏移，也显出将要倒塌的势子了。若不是西南方向一架横亘的老山挡住视线，真不知道这眼睛还能看到哪里去。

眼下这般空旷粗砺的世界，看上去似乎万籁俱发，却又岑寂异常。汽车的轰轰声仿佛被厚厚的棉花包着，怎么也挤不出来。那远处地上漂移的蜃景流岚，与太阳的光芒在半空中交错，幻化为一根根圆形的光柱，在白刺刺的空中浮游不定。

汽车马达声由近而远，一疙瘩一疙瘩地传开去，那时松时紧的嗯嗯声，蓦然之间像刀子刺破了荒原的寂静。仿佛这荒蛮的世界，又回到了洪荒时代创世之初。那些被渐行渐近的隆隆声不断震碎的金色光环，应该就是上天洒下来哺育万物生灵的露珠吧！

一台有皮没毛油漆斑驳的老解放,沿着干涸多年的疏勒河古道,一路向西颠簸而来,进入了一片闪着油亮黑光的大戈壁。

到了预定地方,年轻的司机抱着方向盘向左一拧,车咔嚓一声,跌下一道凸起的沙梁坎,哼哧又撮出一声喘息,哧——地放了个闷闷的响屁,老解放就给撂下了——撂在了这片被日头烤干又焙焦了的戈壁上;更远处,戈壁滩与山峦的交汇处,不知何时旋卷起的那与天齐高的“土柱子”,依旧顶天立地地慢慢移动着,仿佛村庄里吃醉了酒的莠光棍,一步三晃地游荡在村头巷尾,像是要倒了,却又迟迟地不倒。又仿佛平地生出的一股炊烟,袅袅婷婷,且柔且曼,向蓝盈盈的九霄里浪浪地耸去;更似一个秦腔戏里的风骚女人,杨柳风拂金摇步,一身都是媚骨骚肉。但对于这“土柱子”最为有名的描述,却莫过于“大漠孤烟直”这句了。这唐诗里的“孤烟”,定是前面那擎天的“土柱子”无疑。这似乎是有人已经考证过了的,窝在汽车后槽子里的马石头,注意这奇特的一幕已经很久了,当他确定了这“土柱子”就是那“孤烟”的时候,恍惚间竟然有了些睡意。

“下来,快下来,他妈的都给我赶紧下来,工地到了。”

黄老板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象征性地弹了弹裤角,有几根草屑和落上去的灰尘落下又腾起。他放眼朝四下里望了一圈,又收回目光,朝早已经瘫在大厢里的马石头他们喊了一嗓子。他的嗓门已经没有早上出门时那么清脆了,显然是这一路干焦的空气造成的。这种地方,就是你不停地喝水,出不了半个小时,嗓门也会变沙变哑的。声音吼得高了,嗓子必定成破锣。

隐设在车槽子里的十来条汉子,以为黄老板的老解放又趴下了,正准备好好缓一下,将颠乱了的五脏六腑归置归置,美美喘两口透一透胸中憋着的那团闷气哩!没想到黄老板这次跳下车,说到了,工地到了。话音里还有几分兴高采烈的意思,更有几分大难不死的侥幸和志在必得的快慰。

是老板都得这个相,没有点霸气,大小当不成老板。

老板说工地到了,汉子们自然不敢怠慢,纷纷从早就掉了绿漆的车帮上伸出被摇得晕乎乎的脑袋,眯眼向老板瞅一瞅,表示自己已经听到了。

一路上,黄老板的老爷车不是这儿给颠出了毛病,就是那里给摇出了问题,已经趴了五六次了。一趴下,黄老板就要跳下来冲着远天远地骂一通。有时候他骂妈拉个巴子的,有时候他骂爹了个毬的。每骂完一次,就朝眼前的空旷处啐一口。有时候啐得远,有时候啐得就不怎么远了。有一次不知从哪里偷偷来了一股子斜风,把他刚刚啐出去的东西卷到了他笔直的裤角上,弄得他不得不又重骂了一次妈拉个巴子。

司机小林每一次都给黄老板的骂声弄得手忙脚乱的。幸好小林手艺不错,虽然是个年轻娃子,打开车盖,拿出起子钳子,或深或浅那么一倒腾,总能手到病除。

每次弄好了，司机小林都要很谦卑地抱怨一句：“这路太他妈的不是玩艺儿了，天下再没有比这更烂的路了。”

每当这时候，黄老板就笑了，什么也不说，上了车，开路。其实，在这寂静了千百年的黑戈壁上，根本没有路，要不是有这条刚刚贯通的通讯光缆沟像道长长的伤疤直直地朝前爬着，老解放怕连个方向也没有。

“老王——老王，你他妈该没给颠死吧，快卸车，你看，都啥时候啦！”

黄老板又向大厢里的民工头儿老王吼了几句，说着，他又用握手机的手指了指西垂下去的那颗橘黄色的圆太阳，话后面的意思分明是说时候不早啦，你们手脚都他奶奶的给我放麻利点。

工头老王这时候也没有一点工头的样子了，早上还油光可鉴的头发，这会儿已经给尘土弄得灰毡倒炉的，早已分不清颜色了。听见黄老板喊，老王才从麦草堆里爬起来，甩着头上的麦草，用脚去蹬另外几条还在长吁短叹的汉子。他一边蹬一边说：

“快下车卸东西，快，快，时候已经不早了，得把帐篷赶紧搭起来，迟了这鬼地方说不定会起风，搭不起帐篷，晚上咋睡？”

老王这样说完了，又小声咕哝了一句：“就没见过这号毬车，还叫汽车哩，还他妈是大老板哩，毬——”

看着汉子们都动弹起来了，黄老板才揭开手机盖，走到前面的一道沙楞坎上喂——喂——喂——地去打电话。

很显然，老王那些话是说给大厢里的民工汉子们听的，并不想让黄老板听到，事实上已经走到远处的黄老板也不可能听得到。

马石头用手揉了揉眼睛，才轻轻扒拉掉身上的麦草站起来。汉子们像一群刚刚败下阵来的残兵，慢腾腾地开始卸车了。

西边的天际，残阳如血，地平线连绵起伏，被染成了美丽的金色。不经意间，那“孤烟”早已不见了，无垠的戈壁看上去却成了一道坦荡而美丽的风景，它寂静、安详，像一个沉睡中的美女。单就这样看，谁也不会相信这里就是亘古不变的布隆吉尔荒原。

二

一开春马石头就上来了，他本来在另外一个建筑工地上。那时候口外的天气还有些冷，大概就是书上说的春寒料峭的那种样子。老板的新合同一直拿不到手，他们几十个民工就只能住在工棚里干耗着。民工们抛家舍业地出门，说到底就是为了多挣几个钱。工程开不了工，又要吃又要喝的，咋弄？

工地在河西走廊西端一个正在新建中的镇子上,这里除了大工程多,零碎活儿也不少。于是,民工堆里有人身上的劲儿憋不住了,悄悄出去找了点零活儿干。工头知道了,一天夜里把其中两个带头的叫出去揍了一顿。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看见那俩人鼻青脸肿的,问他们话,他们也不说。问急了,那个年纪小些的就一头砸到铺盖上哭开了。就是哭,声音也不是太大,唉唉唉唉的。好一阵子,年纪大些的沉默着抹掉脸上的一块血渍,青着脸“叭叭叭”狠抽着出门时带来自家种的旱烟叶子,一口一口“嘭——嘭——”地往外吐。吐着怨愤,也吐着一个半裸子男人超负荷的苦焦心境。吐够了,自言自语般说:“毬,我看咱出外做活的人,活得连个牲口都不如。”他的话,自然在那间大屋里引来一片潮水般的叹息声。

但片刻之后,工棚里又是死一般的静。

工头能揽下三五十号民工不容易,人少了弄不下大工程。工程开不了工,工头怕的就是民工流失。但光下黑手喋一顿喋一顿的,终究也不是个办法,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大工头就来到工棚宣布,开工之前,大家的伙食费全免。说完,大工头的手下又给工棚里撂下十几付扑克牌,没好气地说:“可别再吃着碗里还看着锅里的,吃里又扒外,小心老子一个一个废了狗日的。”说完,又给头天挨打的一老一少一人撂了一包两块钱的兰州烟,然后扬长而去。

马石头不爱玩扑克,就整天猫在被窝里想事情。

他想的事情比较单一,就是咋能把王春麦尽快弄到自己被窝里。

王春麦比马石头小一岁,或者半岁,看上去个头却要高出他一些,这使马石头很有一些自卑感。当然,也不是高出许多,只是高出一点点而已,但马石头因此已经感到很自卑了。说实在的,要是高出很多的话,马石头也就不敢在王春麦身上打主意了——他不喜欢那种牛高马大的女人。

王春麦和马石头是一个村的。马石头初中毕业一年以后,王春麦也初中毕业了。王春麦本来一门心思想出去接着再上个学,可她爹王大平死活不出钱供。还说现在大学生都比驴多了,你上个中专啥的,能顶屁用。其实村里人谁都知道,王大平就是存心不想让丫头王春麦再上学了。一个丫头家,学上得再多,也是给别人家上下的——等她出学了,年龄也到了,毬——,咋算都划不来。

王大平所说的年龄到了,其实就是该到出嫁的时候了。上学的时候把家里的钱花上个一溜疲塌,出了学就要嫁人,即使狠心收上些彩礼,也填不了上学挖下的窟窿。还不如一手就算了,死了丫头再上学的心。他要把钱攒下来,让王春麦的弟弟王春杨好赖上个大学。儿子上大学了,就能把更好的丫头给娶回来,即使不拿这个当事的话,至少他当爹的脸上也要光鲜一些。在王大平的观念里,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时刻都能十分具体地体现在他的行动上。

马石头连高中也没有上,不是因为家里日月过得不如人。他爹马文革倒是想

供他,想让他为老马家增光添彩,光宗耀祖,可他没钱。他妈曹桂花也想供,可她也没钱。他们厚街村家家户户都没多少钱,娃娃上学能上到初中的,已经相当不错了。在厚街,赶头把娃娃供到初中毕业的人家,就像一支空了的牙膏皮,已经被完全彻底给挤瘪了,有钱再接着往前供的人家实在不多。没钱你还想上高中上大学?如今这种想法,几乎等于零。况且,马石头也不是十分愿意继续上学的那种人,九年学不歇气儿地一路读下来,他已经有些累了,见了书本也有些烦了,止不住就头愣眼花。

马石头不上学了,家里有钱供他也不愿意再上了。老实说,初中毕业的马石头天天想时时想的不是书本子,而是丫头——像王春麦那样的漂亮丫头。在他看来,一个漂亮丫头远比一堆书耐看得多。

有那么一阵子,马石头总是有事没事就往王春麦家跑,不是借故来借架子车,就是借钳子借扳手啥的。有些东西明明家里有,他也要去借。借了他总想等只有王春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去还,但每一次去了,还没说上两句话,王大平就会像一条训练有素的老狗一样,吭——地叫出一声,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冒出来了。马石头只能红着脸悻悻地走出来,走出王春麦家的白木板街门,走向更加空寂的村巷。其实,他的心思王大平早就看穿了,小公狗后脚蹬墙撒尿是个啥心思,王大平这么一条经验丰富的老狗心里能不清楚呵!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王大平就在厚街放出话来,谁娶他的丫头,得备好彩礼一万元。在厚街村,这明摆着是个吓死人的价,明明是句要挟人的话嘛!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借着丫头有几分姿色欺负人哩嘛!能有谁尿?但马石头听到了,暗暗一喜,恶狠狠地在心里说:

“妈的,一万就一万。”

一次,马石头从西梁上背柴回家,碰上了正拉着两只羊回家的王春麦,就脸红脖子粗地对她说:“我会弄够一万块的,你爹说谁要娶你,他就要一万块彩礼哩,我会弄够一万的。”王春麦扬起头看着他,没说话,两只会说话的眼睛又大又黑,她的嘴那么小,嘴唇那么润——而且看上去总是那么润,鼻头也那么光那么滑——而且总是那么光那么滑。马石头说完那句话,用肩膀把肩上的柴禾颠了颠,做出用力背负的样子,勾着头不再看王春麦的脸,也不再说话了。他们就那么并排走,一直无声地往前走。倒是王春麦家的羊看出了什么似的,不时“咩——咩——”地叫出一两声来。

快到村口的时候,王春麦突然说:

“我爹他说了可不算,我还要三金哩!”

说完,王春麦就用力拉着羊,快步超过马石头,前头走掉了,把目瞪口呆的马石头给撂在了后面。马石头知道,“三金”就是金项链金戒指和金耳环这三样。马石

头把背上滑下去的柴捆又往上颠了颠，“哼，三金就三金！”那时候他心里其实是无比高兴的，王春麦对她说她自己还要“三金”，那不等于答应他马石头可以娶她了嘛！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马石头心里笑着，不由得一个蹦子跳了起来。

说完这句话不久，厚街的春天就扯趟子跑来了。马石头帮他爹牵牛播完种的第三天，有人来厚街招募民工，说好一天除去吃喝，一个小工开整二十个元。马石头暗暗算了一笔账，就去做了小工。要走的前一天晚上，马石头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低三下四地去王大平家借钳子。那时候，王春麦正和爹妈一起看电视哩，他一开口，王大平就从鼻子里吭了一声说：

“这么晚了，借钳子去干啥？”

“叫我爹赶紧弄一把新锨哩，我要跟邻村的刘师去口外干活。”

其实，新锨早上他爹就已经按好了，马石头给王大平说了个白话。王春麦肯定已经听出来了，她装着不看他的样子，眼睛盯着巴掌大的电视，但马石头分明能够感到有一束温热的目光正绕着弯子看自己。王大平猫在破沙发里的身子动了动，嗓子眼里呼呼了两声，冷笑着说：“能了，老马家的石头真日能了，也能当个人外头挣钱了。”

虽然王大平的话里有着几分嘲弄，还有着些许讥诮，但马石头听了心里还是热乎乎的。他不想叫人小看自己，尤其不想叫王大平小看他。

马石头是借故来看一眼王春麦的，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要和邻村几个打算外出干活的农民跟刘师一同赶往乡上，然后集中坐汽车去口外。马石头怕自己再看不到王春麦，而王春麦又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那可就麻烦大了。他坚信王春麦对他也是有那么些意思的，要不然，她就不会用那种偷偷摸摸的眼神来斜乜自己了。他知道这种斜乜的目光是啥意思——她的心里也有他。

快入冬的时候，马石头从外面回来了。马石头多半年挣了近三千，老板又扣下五百，说明年开工报到了再给。幸好这个工头是刘师邻村的，他出面做了个担保，他们才算放了心，就回来准备过年了。回来的时候，马石头偷偷给王春麦买了一双羊皮手套和一块女式电子表。送给她的时候，她一再地说我不稀罕，我才不稀罕哩！推辞归推辞，可她最后还是收下了。马石头拉着她的手腕要给她把电子表戴上，王春麦死活不让戴。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天很冷，他们只在村口的小树林边站了一小会儿就分开了。

王春麦说：“天太黑，出来工夫太大了我爹要骂哩！”

马石头说不出个啥，就拉住了她的手。

王春麦轻声地说：“你松开，你松开嘛！”

马石头心里忐忑，也没有别的想法，手拉得本来不紧，王春麦一甩，就挣脱跑掉了。

到了过年的时候，马石头和王春麦的关系，在偏僻狭小的厚街村差不多就已经明朗化了。有一回，马文革忍不住问儿子马石头：“你是真看上王大平的丫头啦？”马石头红着一张脸，坚持不说话，他用沉默回答了他爹马文革。

马文革想了想，说：“既然如此，那爹就跟你妈说一说，这就给王大平拜个年去。”

马石头说：“想拜你就拜去。”

马文革又一蹙眉说：“那——爹可就拜去了？”

“想拜你就拜去。”

马石头说完这句的时候，已经从脸一直红到脖子根上了，连看也不敢看他爹马文革的脸了。

马石头不知道他爹马文革和他妈曹桂花咋么个商量的，反正马文革当天就扛了一条猪腿去王大平家拜年了。王大平不但收下了马文革扛来的猪腿，还留马文革喝了几盅马场灌来的散装青稞酒。马文革知道自己扛一条猪腿拜年，在他们厚街算是厚礼了，便有恃无恐地多贪了数盅。回来的时候，身子就有些飘了。改天，王大平打发丫头王春麦拎了包油饅子送了过来，算是回了礼。那几天马石头心里说不出的兴奋，这差不多是长大成人之后王春麦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到他家来走动，一高兴马石头竟连五官都跟着挪了位，走了样。马文革却不怎么高兴，那意思是虽然他王家把娃娃的事没有一口回绝，但王大平也太牛皮了，想做亲家，自己却连个腿都不肯前迈一步，打发个丫头过来，不是明明差着辈份么，这算啥事？

曹桂花在这个问题上却比较开明，她认为一家有女百家求，人家养下个好丫头，这会儿就是当爷的时候到啦！想娶人家一口子人哩，哪里能不低三下四几回？女人这样一说，马文革才慢慢把憋在心里的那口窝心气吐出来。话虽这么说，但两口子心里仍然觉得有一缕莫名的馊气在身体的某处卡着，咋也吐不出来。

马石头却不管他爹他妈心里乌七八糟那一套，只要王春麦来了，他就脸上一百个高兴，心里一千个自在。

那年冬天，有了马石头挣回来的两千多块，马文革差不多半辈子都没有直起来过的腰杆子，直挺得差一点向后倒了去。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个子本来就矮，身子又渐渐粗了，这一挺，肚子明显就凸了出来。远远看上去，如果身子再壮实点儿，长度再续上一截，完全有可能被外人错看成是村长这样一类的乡村角色。如果再换一身像样子的穿戴，基本上就是乡政府干部的姿势了。女人曹桂花总是会在

没有人的时候对男人说：“哟，看不出来呀马文革，你也是个有尿性的男人。”

马文革就在她耳边大声说：“他妈的，我娃子都大了嘛，我还有啥可说的哩！”

刚刚过完年，曹桂花就叫马文革把娃子挣来的两千块钱送到了王大平家里。这一次，王大平的婆姨刘兰香炒了一盘猪腿上的挑出来的精瘦肉，王大平跟马文革喝了一斤瓶装的高粱小烧锅。马石头和王春麦的事，就这样正式定下来了。曹桂花还上乡里给王春麦扯了两身料子，买了一双半高跟皮鞋，为王大平两口子 and 他们的儿子王春杨一人挂了一身。订婚那天，王大平在家摆了一桌酒席。喝酒的当口，王大平朝马文革竖起一根指头，笑嘻嘻地在他眼前晃了晃说：

“这个数儿，可不能变。”

马文革打着酒嗝说：“毬，不变就不变。”

王大平说：“一万，要的就是这个整数。”

马文革说：“一万就一万，给一万，我娶你嫁，谁说话不算数，谁就拨根毬毛自己把自己勒死。”

王大平听了，乐呵呵地说：“就这话，来——来，老马，咱一言为定，你出够一万我出嫁丫头，谁说话不算数，谁就拨根毬毛自个勒死算毬——咱再干一个。”

马文革也附和着说：“一言即出，驷马难追，咱都是站着尿尿的，来——老王，咱再干一下。”

三

厚街这地方，尽是丘陵慢坡地，水浇地不多，基本上靠天吃饭，单靠种地弄个口粮容易，挣个活钱委实难畅得很。厚街成了家的男人，一般都不出门，他们的理论有很多，譬如好出门不如赖在家呀，挣一个不如省一个呀，远跑不如近磨呀这些，一说就是一大滩。长久以来，厚街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富不起来也饿不死的晃晃悠悠的日子。他们像棋摊子上老实观棋的局外人一样，似乎永远也不想参与到世事变迁的洪流中去。所以他们把走出漫无边际的土岭永远说成——那是他们的事。马石头对这样的理论很不上眼，更不上心。所以一打春，马石头就又跟着邻村的工头刘师出来了。

眼看在工棚里睡了快半月了，马石头心里就发起虚泡来。这样睡下去可不行，啥时候才能挣够把王春麦娶回家的钱哩！他知道，多挣一块钱，他就能早一天把王春麦搂在自己的被窝里。工程迟迟开不了工，自然不会有工钱。想跑出去另找活干，又跑不成，也不敢跑。大老板脸上笑咪咪的，手却黑得吓人，听刘师说手下养着几个打手哩！那个圈连胡子的家伙对民工下手狠是出了名的，基本上是想日踏谁就日踏谁。

民工们躲在四壁透风的工棚里,手里玩着扑克,嘴里吼吼喊喊的。听起来热闹,其实心里一个比一个酸。马石头心里当然也酸,酸到第十六天傍晚,马石头逮准了一个机会,卷上行李,爬上了刚刚出站的一列西去的运煤车。半夜的时候又在一个小站上下了车。他在车站的一个角落里睡了一觉,醒来出去吃牛肉面的时候,碰上了现在的工头老王。那时候,老王刚刚集结完自己手下的十来个民工,有一个去年说好的要来,却因为女人五六月里要生娃娃来不成了。人手不够,老王怕挨黄老板的挫,正苦着一张脸在饭馆门前犯难,像个国家干部一样叼着烟背着手转悠。一见有人扛着个行李卷儿过来,老王眼睛就亮了,急忙上前跟马石头搭上了腔。

结果,马石头就跟上了工头老王。

这几年,老王专门跟黄老板给中国移动干活。老王对初来乍到的马石头说:“活都在野外,苦是苦了点,但一天除去吃喝,能开二十五个元,加班……还另算哩!”

在塞上新城玉门住了两天,他们就被黄老板的老解放拉到了无边无际的戈壁墙上。

于是,便有了小说开头时的那一番广阔情景。

四

西天最后一抹红云快要褪去的时候,帐篷终于搭起来了。远远看去,就像一马平川的戈壁上突兀地生出了一只硕大的怪蘑菇。工头老王的铺盖被两个民工给搬到了最里面,然后,大家依次地把自己的行李都扔在了铺平的麦草上,马石头也把自己的行李放在了帐篷的最中间。这时候,一个叫李玉山的汉子不愿意了,将马石头的行李抱起来,一伸膀子从帐篷门口撂了出去。马石头二话没说,往前一蹿就钳住了李玉山的脖领子。牛高马大的李玉山伸出一只手来,脸上露出一些笑说:“小叫驴还挺冲哩嘛!”说着话,他又开五指一攥,就捏住了石头的脖子,一用劲,马石头的身子就被软软地撂倒在麦草上。帐篷里,正在整理各自铺盖的其他民工哗地一声哄笑了。

老王笑着过来主持公道,象征性地捣了李玉山一捶,马石头眼睛里的眼泪就骨碌骨碌滚下来了。老王蹲下身说:“小马,你不知道,新来的一般都住门口,这是野外干活民工们自己定下的规矩。再说你年轻,在门口吹吹风也没啥。你还是只童子鸡吧!那就更没啥了,不像他们,搂着婆姨睡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热被窝,刚上工地,半夜里吹了风,那可着不住。闹不好,鸡巴就硬不起来了,他们婆姨下半辈子不定跟谁去过哩!”

说完,老王就过去干自己的事情了,马石头只有自己翻身出去,把行李拿回

来,铺在了紧靠门边的地方。

黄老板对着手机喂喂了半天,也没叫通。后来又 to 汽车上叫,还是不通。这才跳下来拍着脑袋说:“这里是盲区呵,嘿——我咋忘他妈的了,我以为这是在城里哩!”说完,很沮丧地朝四周看了一圈,除了那一抹被夕阳染红的云彩和光秃秃的远山,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帮中国移动在这个盲区中间竖一座通讯信号发射塔,把这个盲区给消灭掉。

工头老王已经跟黄老板干了两年了,去年他们就干起了三座塔,全在河西走廊,从地图上看是一溜儿。活虽说是苦点,但干好了,一个人大半年时间就能拿回八千多块。老王说过,黄老板不坑人,现在这样不坑人的老板已经不多了。马石头心里就想,今年这个老板算是跟对了,要不是他冒险跑出来,说不定还在哪里猫着哩,一天到底能挣几个猴卵,也说不上。临完了,大工头剥一层,二工头还要剥一层,年底还要扣几百,猴年马月才能要回来。幸亏他马石头跑出来啦,跑出来他就感觉世界其实挺大的。

来到工地上的第一顿饭是米汤泡大饼,马石头一气儿整了两大碗。吃完晚饭,他跟李玉山的气基本上就消了。荒野上的天黑得特别快,黄老板和司机弄着了发电机,挑在木杆上的照明灯一下子就把一片天地照亮了。老王叫马石头过去帮着拉尺子钉橛,马石头看看大家都躺在铺上不动弹,就有些不愿意去。李玉山坐起来小声说:

“你快去小马,这要算半个工哩!今天走路算一个工,拉尺子再算半个,你小子今天就挣了快四十个元了。”

老王在外面又喊了声小马,马石头感激似的瞅了老李一眼,哎哎两声跑出去了。

戈壁滩上天黑得快,灯一亮,再从灯光里看远处,就有些黑得怕人了。灯光下的这坨光亮,仿佛深而黑的大海上漂着的一只亮汽球,他们则是汽球里乱跑的蚂蚁。黄老板嘴上叼着纸烟,叫住马石头问:“你上过学没?”马石头说:“多的没上,初中反正毕业了。”黄老板听了,把自己手里的尺子本子圆珠笔全扔给马石头说:“那这活就由你干了。”

黄老板是要马石头把相关的数据记下来。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先挖一个塔基基础,然后用水泥浇起来。塔高六十米,几十吨钢材哩,又在常年大风的戈壁滩上,所以基础马虎不得。

黄老板拿着图纸铺在灯光下,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图纸上的基坑落实到事先选好的地块上,天亮就可以开工了。图纸上的坑是个“田”字形,由四个八米见方的坑组成,坑深也是八米,中间有一米五的间隔。地上有甲方提供的中心点,“田”字的四个角必须是垂直的九十度,黄老板和老王弄了几次都不行。以前这些活都